

用音樂，說一句「新年好」

對我來說，打開二〇二二年
的方式，除了親友聚餐和維港倒
數之外，還有香港芭蕾舞團的
《胡桃夾子》和香港管弦樂團的
新年音樂會。經歷了近兩年的疫
下生活，有機會現場欣賞舞劇和
音樂會並以昂揚態度迎接新一
年，着實是一件讓人感恩的事
情。

新年音樂會的選曲通常歡愉熱烈，
香港管弦樂團上周三和周四晚在文化
中心演出、知名指揮家余隆指揮的兩場音
樂會也不例外。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等
大多演奏史特勞斯家族圓舞曲及德奧著名
作曲家作品，內地的新年音樂會通常以
中國民樂和民歌為主，「港樂」的新年
音樂會則應和香港這座城市兼採中西的
特質，既演出韋伯的《邀舞》和里夏的
《金銀》圓舞曲等西方作曲家作品，也
不乏中國音樂家創作的《我的祖國》和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幻想曲》等，更有
中國二胡演奏家詮釋奧地利小提琴家兼
作曲家克萊斯勒極富東方韻味的《中國
花鼓》，選曲和節目編排上盡顯融合與
互動之妙趣。

去年下半年內地電影市場最引人關
注的電影，莫過於講述抗美援朝戰爭的
《長津湖》，今次音樂會上由二胡和樂
團協奏的《我的祖國》，原曲同樣出自
一齣與抗美援朝有關的電影《上甘



黛西札記
李 夢

嶺」。青年二胡演奏家陸軼文
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此曲，既
注重呈現原曲的宏闊昂揚，又
能於抒情的段落突出樂器纏綿
動人的音色，一唱三嘆，裊裊
不絕。而她與「港樂」合作的
另一首《中國花鼓》，則着重
於二胡演奏技巧的呈示，於快
速跑動的音階和彈跳不止的裝
飾音間，將一派熱鬧的民間喜慶景象詮
釋得淋漓生動。

其後下半場，知名古典結他演奏家
楊雪霏出場，與樂團合演作曲家傅人長
創作的《可愛的一朵玫瑰花幻想曲》和
英國結他作曲家白寧的兩首浪漫曲。
《可愛的一朵玫瑰花》本是新疆哈薩克
族民歌，講的是年輕男女羞澀又熱烈的
愛情故事，後經作曲家王洛賓編輯整
理，成為眾人傳唱的經典。傅人長為楊
雪霏特別改編的這首古典結他幻想曲，
保留新疆民歌歡愉浪漫且富有節奏感
的風格，又加添西班牙結他樂曲的元素，
以凸顯所謂「幻想曲」（Fantasie）浪
漫繽紛的色彩和生動恣肆的表達，令人
眼前一亮。

傳統加演曲目《拉德斯基進行曲》
前，余隆與「港樂」全體樂師向在場觀
眾問候「新年好」。而這整晚的浪漫、
熱烈和歡愉，不也是用音樂講出的一句
「新年好」嗎？



香港管弦樂團和指揮家余隆合作新年音樂會。
知名古典結他演奏家楊雪霏與香港管弦樂團供圖

給弟弟的一封信

親愛的弟弟，你好！不知道
我是否可以這樣親昵地稱呼你，
我也不確定你是否還記得我，作
為一個大你七、八歲的姐姐，雖
我們根本談不上親近，卻特別想
在我聽到這個噩耗後，我的心情
平服些時，能盡我所能地安慰
你。

我知道你已經失去了爸爸和
哥哥，且都是在你年齡尚小時，
哥哥的忽然離世對你的影響尤大，我無法想像你是怎樣在十幾歲的年紀接連面
對失去和死亡，或者你是否面對了失去和死亡。天意弄人，就在前幾天，你的
媽媽又因急病離世，我得知這個消息時震驚，不可置信，接着我馬上想到了你，
想必你的情感濃度是我的數倍。又或者你此刻腦子一片空白，對目前發生的一切
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那就慢慢來，千萬別苛責自己，對於已經既成的事實，
不需要逼迫自己快速地消化它。

越是一些看似基本的問題，越不容易找到確切的答案，比如我們是誰，我們
究竟從哪裏來，比如「死亡」。可能你的想法會隨着年齡和經歷不停地變化和
反覆，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樣能持續坦誠地面對自己，安慰到自己，
因為那個所謂的「標準答案」，縈繞在你心頭的「我是否有一天還能和我的
親人相聚」總歸會在人生命的最後一



人生在線
木 田

刻清晰起來。
這些日子你要安排母親的身後事，要忙着通知和接待來自各地的親友，我想這也是死亡儀式的意義，不僅是對逝者，更是對尚在人世的人，在面對「死亡」這一課題的最初，可能是最混亂和不知所措的時候，可以先用相對理性的忙碌來稀釋和釐清疑惑和痛苦。但這個階段總會過去，你總有一天會在夜晚安靜地坐在沙發上直面自己，深刻地體會到死亡帶給你的第一個現實：死亡就是陰陽相隔，你在这世間是孤身一人了。這是不管用多少玄學也改變不了的事實，不妨去慢慢接受它，然後讓我們的生活歸於平淡。「平淡」並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是當我們在日常看似單調和平靜的生活中讀不出我們執著去尋找的隱秘含義時，也許這份「平淡」就是事實的全部。可能當你放棄這份執著時，那些關於這個世界基本的、抽象的問題的答案，包括關於「死亡」的，就會悄悄地從蟄伏中醒來。

我沒有你的任何聯繫方式，我也不確定如果我「執著」地聯繫上你是否是一件對的事，不過就算能跟你面對面，我想說的恐怕就是這些。這封信我也不知道你會不會看到，但我始終相信命運和機緣。最後願你節哀順變，多保重自己。

戲養人



文化什錦
姚文冬

內地觀眾認識張德蘭，是從中央電視台一九八六年的春晚，據說為了留下好印象，張德蘭特地買了一套意大利洋裝。不過觀眾喜歡上她，並不是因為這套洋裝，而是《春光美》這首歌曲。《春光美》無論歌詞、旋律、意境都非常美，美妙的歌聲瞬間征服了觀眾。這首歌紅遍大江南北後，許多歌手都翻唱。

這使我想到了京劇的「戲養人」現象。要說「戲養人」，得先說「人養戲」——京劇是角兒的藝術，早先人們看戲是衝着角兒去的，只要角兒好，不管唱什麼，觀眾都認可。比如《貴妃醉酒》，劇情單薄，但因為是梅蘭芳在演，所以就追捧。再比如《空城計》是老生的啟蒙戲，名家、普通演員都演，演了一百多年，戲都爛熟於心了，可還是有人看，這也是在看演員——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風格，不同的演員有不同的味道。

那麼，「戲養人」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戲太好了，誰唱誰紅。最典型的當屬程硯秋的《鎖麟囊》。這齣戲演的是富家小姐薛湘雲出嫁，偶遇同日出嫁的貧家女趙守貞，兩人在春秋亭避雨相遇，善良的薛小姐將裝滿珠寶的鎖麟囊贈給因沒有嫁妝遭人歧視的趙守貞。婚後薛家因水災落難，薛小姐流落趙家為奴，發現了被趙守貞供奉的鎖麟囊，兩人相認，演繹了人生的悲歡離合。從情節看，這齣戲一波三折，論內涵，既有勸善的樸素思想，更有人生起伏的生命覺悟，且以喜劇收場，符合觀眾的心理期待。

當然，既然是戲，它最大的魅力是在藝術層面，《鎖麟囊》是程派藝術的集大成者，無論唱腔、表演、服飾都集中了程派的優勢，特

別是唱腔，那膾炙人口的「春秋亭外風雨暴」、「一霎時把七情俱已味盡」等唱段，都是由程先生親自創腔，傳承至今，經受住了時光的考驗。

無論演員的名氣、水準如何，只要演這齣戲，就已經先得分了。程派傳人遲小秋從一九八九年到二〇一六年四次參加春晚，十幾年裏，演唱的竟都是《鎖麟囊》的選段。春晚是個風光但也有「風險」的舞台，這樣的選擇，恐怕考慮的就是「安全」問題吧。程派演員各有特點，也是受爭議的群體，但之所以能在梨園立足，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這得感謝程先生，程先生的戲編得太好了，腔創得太美了，這是「戲養人」。即便票友，只要演唱《鎖麟囊》，也先贏得了觀眾的好感，水平高低倒在其次了。在一次票友大賽中，參加者不乏實力

派名票，而奪冠的卻是一位年輕選手，她唱的是《鎖麟囊》裏那段幽咽婉轉的「一霎時」，我採訪她時，她說主要是戲好，稍稍努力就有效果了。

有位當紅的相聲演員，也愛唱《鎖麟囊》裏的幾個唱段，且使許多年輕觀眾喜歡上了京劇，儘管從專業角度看，他的演唱存在許多瑕疵，比如第一句開頭的「春秋亭」三個字，尖圓字、上口字都唱錯了，但那腔調太美了，牢牢鎖住了觀眾的心。很多相聲迷認為，他的演唱對普及京劇做了貢獻，我倒覺得恰恰相反，應該是這段戲給他的相聲加了分，也算「戲養人」。

相聲講究「說學逗唱」，演員經常學唱別的藝術形式，也並沒有達到唱什麼就普及了什麼的效果，不信讓他唱段別的試試。

大公園



西敏鐘聲

和孩子，都會在午夜時分靜靜聆聽，
那鐘聲會在那黑暗島嶼上的城市和全
部的鄉間響起。在倫敦歷史博物館的
一份官方記載中，大笨鐘和聖保羅大
教堂一樣，在倫敦大轟炸（The
Blitz）中奇跡般倖存，極大地激發了
人民的反法西斯鬥志。
頗具戲劇性的是，大笨鐘在戰爭中
也曾意外給國家帶來危險。以色列
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
史》一書中提到，在二戰期間，英國
廣播公司（BBC）的新聞播送到納粹
佔領下的歐洲地區，而每段新聞廣播
的開頭就是大笨鐘報時鐘聲的現場直
播。但有些天才的德國物理學家，居
然找出一套方法，只要靠着鐘聲在廣
播中的微小差異，就能判斷倫敦當時
的天氣，這對德國空軍來說，可是珍
貴無比的戰事情報。至於英國是否因
此蒙受了損失，我們不得而知，但英
國情報部門在意識到這一點後，就不
再採用大笨鐘現場直播，而是改用一
組錄音來代替。

或許是由於大笨鐘在戰時的這些
傳奇經歷，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不
少作家喜歡把其作為諜報題材作品
的重要元素。人所熟知的當屬英國作
家約翰·布臣的經典小說《三十九級
台階》，書中德國間諜組織在大笨鐘
裏安放了炸彈，試圖炸死來訪的希臘
總統，以挑起戰爭。通往大笨鐘的
三十九級台階是行動代碼，而大笨鐘
的指針就是引爆炸彈的機關。一九七
八年英國導演唐·夏普翻拍的同名電
影中，男主角英國工程師亨內奮不顧
身地躍出大笨鐘的玻璃窗外，用雙手
吊在大笨鐘的時針上，阻止炸彈被引
爆

她的書中寫道：英格蘭會在黑暗
之中聽到大笨鐘的聲音，或許在鐘聲
響起的那個小時裏，會有爆炸的咆哮
聲，以及轟炸機致命的喃喃低語，又
或許那會是靜謐無聲一夜，無論是哪
種情況，鐘聲都會在我們心靈的耳朵
中響起。站崗的士兵，防空洞中的市
民，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傷員、農民

西敏鐘聲

當英國唯美主義詩人王爾德漫步
倫敦橋畔，寫下代表詩作「我腳邊淡
綠的泰晤士河，卧着，像一帶碧玉
泛着漣漪」時，我想，他一定還聽到
了來自西敏寺的鐘聲。

是的，那鐘聲便發自於矗立在泰
晤士河畔的著名大笨鐘（The Big
Ben），逾一個半世紀以來，那洪亮
的鐘聲響徹泰晤士河兩岸。在今年一
月一日新年來臨之際，因嚴重老化而
「停工」維修四年的大笨鐘再度敲
響，大鐘外觀也「拂去塵埃見真容」
，不僅顏色上重新回到英國人喜愛
的「普魯士藍」，圖案上也集齊象
徵蘇格蘭的薊花、威爾士的韭蔥和北
愛爾蘭的三葉草，讓這座古老建築又
重新煥發青春。

在一八五九年大笨鐘剛剛建成
時，設計師本傑明·豪爾爵士（
Benjamin Hall）應該沒有想過，
他的名字會與這座大鐘聯繫在一起，
並從此名垂青史。為簡單起見，英國
人一直親切地稱其為Big Ben，而它
也年復一年定期噹噹噹地報時，除
了戰爭期間躲避轟炸、悼念邱吉爾首
相去世和此次大規模維修，它從未「
休息」過。到了二〇一二年，為紀念
英女王登基六十年，大笨鐘的鐘樓有
了一個新名字——「伊麗莎白塔」，
而鐘樓作為西敏寺（即英國國會大廈）
的一部分，就默默地守候在泰晤士河
旁，靜觀潮起潮落，見證世事變遷。

今天對於很多人來說，大笨鐘是
倫敦地標性建築和旅遊必去的打卡
點，但在英國人心中它卻有着特殊的
地位，二戰期間大笨鐘在納粹德國
的轟炸之下，兩個面一度被炸毀，但
整體始終屹立不倒，成為頑強精神的
象徵。美國知名女作家麥卡勒斯在
她的小說《抵押出去的心》中，對大
笨鐘給倫敦市民帶來的鼓舞有着精彩
的描述。

她在書中寫道：英格蘭會在黑暗
之中聽到大笨鐘的聲音，或許在鐘聲
響起的那個小時裏，會有爆炸的咆哮
聲，以及轟炸機致命的喃喃低語，又
或許那會是靜謐無聲一夜，無論是哪
種情況，鐘聲都會在我們心靈的耳朵
中響起。站崗的士兵，防空洞中的市
民，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傷員、農民



▲英國倫敦大笨鐘「停工」維修四年，元旦再度敲響。路透社

堅守（外一首）

香江海面如雲煙，
一路風雨數十年。
心中妙道長堅守，
且行且歌不厭倦。



藝苑草
李 風

關山

關山阻隔飛渡難，
卻思鄉井長三嘆。
東風萬里擋不住，
春水迷天桃花浪。